

東南防守利便
紀略



東南
防守
利便

呂陳克
祉吳若
纂著

中華書局

東南防守利便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
海類編及藝海珠塵皆
收有此書學海本在先
故據以排印

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江措置，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四體不備。楊幺在荆楚，乃膏肓瘡，他日恐資敵國，宜亟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模，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僚屬文學之士，權略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准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河渠，事迹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幺，皆吾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

KWT 1601

寇吾四川矣。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玄，則扼吾荆楚矣。宿毫修城，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人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夔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間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荊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荊州也。至孫權都江左，荊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說之曰：「荊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荊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荊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冑，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聞以死拒戰，而荊州安地。卒為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陶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藉上流之勢，若引關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江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其後王濬、唐彬、胡璠、十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悉如祜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也？一失荊州，江左難立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驅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擅險以邀周歸師。宋齊邱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為守，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為計，相視悲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藝祖受禪，再定淮甸，江

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肥。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剪除兇逆。混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間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惟馬。今下水滑。汙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磔。必走滑臺。少戍守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禽也。初。魏羣臣間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畫乖繆。衆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衆號百萬。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也。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留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

其舉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未可。故剪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膏蒙眷。擢列諫省。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逾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釐爲三帙。目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伏惟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南防守利便上

宋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華備差遣臣陳克進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宋 呂 社 纂

東南利害總論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因以三分。晉元帝之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強弱。若不相似。然其規摹之廣狹。必素定焉。如是而王。如是而霸。謀而行之。至於成功。未聞依違於兩閒。徼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宜。狩于南土。僞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邪。南北之勢邪。明此。則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夫廟堂之規摹。其數定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區區之見。竊有感焉。自建炎之初。車駕幸淮。三年夏。幸臨安。五月。幸建康。其年秋。幸會稽。後二年。再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聞有定居也。中閒嘗用留守之兵。欲率勵羣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又嘗令李橫。牛皋。破潁昌。欲直擣汴京。而亦卒無所成。則是進取之前卻。未聞有定論也。夫規模不素定。欲爲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況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模已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旣信之。天且助之。夫豈有不成之功乎。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都。漢光武之烈。

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興王之基局。而後按地形之表裏。極江流之上下。以謀進取可也。且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荊州。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及晉之東兼淮南。并巴蜀。包荊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矣。而亦不能有荊州。滅劉氏以取京洛。此無他。德之不修故也。今誠能宿重兵於盱眙。廣陵。以瞰齊魯。開外藩於合肥。壽春。以蹙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楊越。鎮撫荆南。襄陽。以應接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混南北。安方且舉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以練其兵。深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敵之釁。一舉而清中原。恢復混一。尙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模素定而已。凡建康之根本。江淮之表裏。江流之上下。其詳既載之本篇。又爲之圖。以備朝廷之覽觀焉。

建康根本論

臣聞帝王之開國啓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審人之情。於以經理四方。而垂裕萬世。豈徒然哉。國家決策南幸。采羣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祐。地之便利。人之攸賴。盡在是矣。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西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強霸。曾不足以當此休應。往者。主上駐蹕金陵。天人之際。於斯和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間基傳祚。豈有窮哉。前所謂觀天之道者。此也。建康在

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平衍。食貨之富饒。眞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前所謂因地之利者。此也。且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土。以塞吳中父老望幸之意。矧北土之民。謳歌未改。一聞法駕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僭戴。前所謂審人之情者。此也。夫天之所助。地之所宜。人之所向。三者合。而升平之期可必矣。若乘此機會。都於建康。則是興王之基已立。改令更化。練兵積粟。以須天時。神州赤縣。不難復也。大計一定。至於修城隍。作宮室。立宗廟。社稷。增戍守。畫封圻。此有司之事。稽之於古。驗之於今。斟酌損益。條具於後。

歷代議遷都

吳孫皓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塹。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舶則沈漂。陸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竝爲煨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先主。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懼非良計。繇是嶠等謀竝不行。

南齊蕭穎胃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動搖人心。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

都之議遂息。論者以爲見機。

梁侯景平。梁元帝臨荆陝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竝欲歸都。江陵云。建鄴雖是舊都。凋荒已極。兼與北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帝無去意。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惟聖所居。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都豫章。改號南都。然洪州乃藩鎮之地。反爲王都。官舍營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阜隸。皆旦夕思歸。

右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吳下。建鄴。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所論。是非甚易明也。吳孫策嘗以會稽爲根本。及大帝嗣立。稍遷吳下京口。其後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閒。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荆楊。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舍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國主舍建鄴而遷洪府。南唐終不能以立。善哉。王導之斷也。析會稽豫章二論。而綏輯舊都。轉危爲安。運亡爲存。晉以永世導之力也。夫古者建都啓土。必謀之卜筮。今都邑之議。時有不同。胡不觀之歷代之得失。其爲卜筮亦大矣。

修城障 歷代城障

都城

輿地志。建鄴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吳舊址。吳都城賦云。郭郭周市。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

所以經始。用累千祀。吳之城郭。其可攷者。大略如此。

建康實錄。晉始繕苑城。修六門。卽吳舊城也。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門爲六。又云。雖經五代。門牆互有修改。其實郛城。皆吳之舊址也。

倉城

吳大帝三年。使御史鄧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漚。按建康實錄。宮城卽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漚。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北。

臺城

晉武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卽臺城也。在縣東北五里。周八里。

東府城

輿地志。在縣東七里清溪橋。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本琅邪舊第。後爲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刺史。以爲治所。時人呼爲東府。宋武帝領揚州。因築城以居。彭城王義康。更開拓北墉。峻西塹。自後常爲宰相廨也。齊高帝封齊王。以東府爲齊宮城。

西州城

卽古揚州城。在上元縣之西二里。周迴三里。輿地志云。揚州廨。王敦所創也。石氏之亂。焚燒府舍。陳敏。

營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卽敏府創今城。其後會稽王道子領揚州，而居東府，故號此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爲諸王邸，西州爲丹陽。

石頭城

吳志十六年，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

蘇峻據石頭城，王師旣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周羨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王敦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孫恩寇京口，元顯守石頭。桓溫西征，朝廷空虛，以劉波頭領五千人鎮石頭。

自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爲扞禦。石頭陶經云：「在今上元縣西五里，緣江岡，云石頭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一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室中興，常爲險要必守之地。義熙中，再修治。自宋齊以來，多以諸王鎮之。陳大建中，又加修築，以貯軍食。」

越城

王含、錢鳳等至于南岸，夜遣段秀、屯水北，旦戰於越城，大破之。

盧循至淮口，令王仲德屯越城。

崔慧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中鼓，雖稱慶。

圖經。越王城在江寧縣南三里。越絕書云。范蠡築。周迴二里八十步。又曹憲揚州記云。越王所築。昔句踐平吳之後。伐楚。乃築此城。在林陵長千里。

右建康故城。在上元縣東。三國志。孫權徙治建邺。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邺。輿地志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蓋孫權雖城石頭。以扼江陰。然其都邑。則在建邺故城。歷代所謂都城者是也。東晉及宋。齊。梁。陳。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也。諸葛亮論秣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則南朝都邑。襟抱左右。概可見矣。晉宋以來。而淮有朱雀航。宋文帝作元武湖。蓋傳會龍蟠虎踞。而爲此名也。有曰臺城。則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西州城。則諸王若宰相居之。有曰倉城。則儲蓄之所存也。以宮室記攷之。皆在都城之內。然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之備。吳緣淮立柵。前史所謂柵唐是也。其江岸必爭之地。則別築石頭城。常以腹心大臣。鎮守其處。及楊行密。徙築今城。則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然城之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以立城基。又城之南。與天禧寺相直。卽昔人所謂大長干是也。其城基與長干山勢連接。形勢如此。所謂與敵分險者也。昔王僧辯屯石頭城。侯安都令軍人奉之。投於女牆內。衆隨而入。國初。曹彬之下。自京口襲之。以石頭城。北接岡阜。不其險峻。故安都江夏登長干。北望金陵。問其地曰。伏龜於是。晉軍攻之。南城遂陷。然則今之西北東南兩隅。當隨地形高下爲之措置。且有頭城。見有故基。而越王城故基。見與長干相接。皆憑高下瞰城內。宜占形勝。修築堡塢。令可容三五千人。以備非常。如披城下寨之類。是也。

溝池

秦淮

孫盛、晉陽秋云：淮水，秦所開，故謂之秦淮。建康實錄：秦淮舊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縣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北流，入江寧界。二源合于方山，西注大江，分派曲折，不類人功，疑非始皇所開。張紘云：始皇東巡，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今方山石澆橫瀆，是也。南朝時，淮水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至於石頭入江。吳時，夾淮立柵十餘里。梁天監中，作兩重柵，皆施行馬。又淮上自石頭至運解，總二十四渡，皆浮航往來，惟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也，一名朱雀橋。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溫嶠燒絕之，是後以船舶爲浮橋，復有驃騎航，船行格航，丹陽城後航，總四航，遇警急，卽徹航以爲備。今秦淮二源如古，歷上元、江寧縣界，自建康城東北入城中，西入大江。

潮溝、運瀆、清溪

吳志：令侍御史鄒儉作運瀆。地志云：潮溝，吳大帝所作，以引江潮，在六門之西。及今九州廟西瀆，是也。建康錄：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以地志攷之，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東出，青溪者，名潮溝，其實青溪引秦淮水，運瀆引江水，皆灌注古城中，曲折縈帶，皆通城北塹，轉入後湖。今運瀆已湮塞，潮溝在上元縣西四里，闊三丈，深一丈，今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深八尺，歲

久淺涸。水流斷絕。續不復通。城北塹也。

右古城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亦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爲運漕。以入倉城。開潮溝以引江水。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繇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行密依淮爲城。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爲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市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內往往乾淺。議者以謂合於秦淮上下置閘。遇淮水暴漲。卽閉上流。令水自城外輸瀉入濠。以殺水勢。如冬淺涸。卽閉下流。蓄水以養壕塹。又城北面地勢。大段高峻。其壕水不過數尺。若據吳之舊開潮溝。以東引江水。開青溪。以西引秦淮。縈繞城之北面。入於後湖。則城北壕塹。自然通快矣。

戍守。歷代戍守。

白下。上元縣西北一十四里。輿地志。齊武帝以其城依山帶江。移琅琊郡居之。

陳武帝與齊兵戰於幕府山。命侯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屯。大敗之。

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遊奕。以禦隋六台之兵。上元縣北十五里。

蔣山。

宋武帝之入討。隋師伐陳。蘇峻內向。皆先據蔣山。賀若弼至建鄴。司馬涓進言於後主。請北據蔣山。南

斷淮水。

龍尾。蔣山青龍山之間。

齊兵北渡蔣山，侯安都與齊將戰于龍尾。

覆舟山。

蘇峻濟自橫江，至陵口，遂據蔣山之覆舟山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驍軍於覆舟東，張疑兵，油輒

冠諸木，徧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殊死戰，大敗楚兵。

北郊壇。上元縣覆舟山，之南去縣十里。

王師之禦王恭、謝炎，守北郊。

盧循入寇，劉欽宣守北郊。

齊寇至幕府山，陶高祖移頓郊壇北。

藥園。在北郊壇之西。

宋武帝築藥園壘以拒盧循。

幕府山。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徐嗣徽引齊兵營幕府山。

齊兵至幕府山，南陳武帝自覆下東移，斷郊壇北，與齊人對壘。

西陵。上元縣東北一十五里，吳大帝陵也。

蘇峻至蔣山，卞壺戰于西陵，敗績。